

高阳作品·胡雪岩系列 3种7册

“胡雪岩系列”是高阳先生最著名作品之一，以细腻的笔触，描写晚清商界巨子胡雪岩的传奇故事。

高 阳 作 品 · 胡 雪 岩 系 列

高 阳 著

灯火楼台

第三册



高 阳 作 品 · 胡 雪 岩 系 列

高阳 著

灯火楼台

第三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火楼台(全三册)/高阳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3

(高阳作品系列)

ISBN 7-108-02417-9

I. 灯...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945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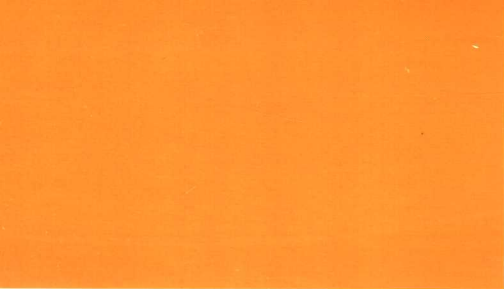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郑 勇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5-51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27.875
字 数	597 千字
印 数	10,001-20,000 册
定 价	46.00 元(全三册)



高阳(1926—1992年)，本名许晏骈，字雁冰，浙江人。出身于钱塘望族。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一鸣惊人。《慈禧全传》、《红顶商人》、《胡雪岩》、“红楼梦断”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说家之一，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真实，又擅编故事，论者称其“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约105册。

目

录

前 记	1
一、出将入相	1
二、深宫疑云	34
三、元宝街	86
四、美人计	120
五、“螺蛳太太”	153
六、曲折情关	217
七、帮夫运	257
八、寿域宏开	271
九、千丝万缕	302
十、力争上游	354
十一、移花接木	385
十二、萧瑟洋场	405
十三、改弦易辙	433

十四、家有喜事	452
十五、甲申之变	503
十六、变起不测	548
十七、仗义执言	578
十八、夜访藩司	599
十九、回光返照	627
二十、探骊得珠	648
二一、大封典铺	673
二二、赠妾酬友	720
二三、少年绮梦	746
二四、不堪回首	769
二五、人去楼空	797
二六、城狐社鼠	826
二七、烟消云散	853
后 记	883

十五、甲申之变

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覬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中国正因平洪杨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中国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规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乱起，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所拘禁，被迫订了二十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

上，廿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有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章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

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凋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衅，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而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擢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荃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亲王于和战之际，游移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连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工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

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和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仍旧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和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昊，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

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铃铛咣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元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还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臂而去。像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

嫌我噜苏，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份，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惟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供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

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

那匹“菊花青”是旗营中淘汰下来的老马，驯顺倒很驯顺，但脚程极慢——马通灵性，为人雇乘太久，出发时知道负重任远，一步懒似一步，因为走得越快越吃亏；及至回程，纵不说如渴骥奔泉，但远非去路可比，昂首扬鬃，急于回槽。那匹菊花青，正是这样一个马中的“老油条。”

当书办的，十之八九是“老油条”。这一下“老油条”遇着“老油条”，彼此得其所哉。卜书办款款徐行，后随五名武官，亦步亦趋，倒像是他的跟马。杭州的文武官员，品级最高的是“将军”；其次是巡抚，本身虽都是红顶子，但出行的随从，从无戴红顶子的。

因此，卜书办满脸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尤其是一路上遇着熟人，在马上一会儿抱拳扬臂，一会儿弯腰点头，同时一定要高声加一句：“我带他们去看胡大先生。”有几次得意忘形，几乎掉下马来，急急扳住马鞍上的“判官头”，才能转危为安。这样丑态百出，惹得路人笑逐颜开，而高乐山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快到元宝街时，卜书办在转角之时，向前扬一扬手，示意暂停。自己却双腿夹一夹马腹，催快往前，直到胡府大门前勒住了马。

“老卜，”胡家门前的下人中，有一个认得他，“你来做啥？”

“我来报信，两江总督左大人，派了红顶子的武官来看胡大先生。一进城门，是我领路来的。”

“在哪里？”

“在后面。”

那人抬眼一看，果然有五匹马在后面；红蓝顶子在明亮的

秋阳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来，胡家门前的十几个人都紧张了。

原来左宗棠派红顶子的戈什哈传令是常事。但当初是陕甘总督，公私事务派专差只到上海转运局。直接派到胡家却是头一回。少见自然多怪，顿时便有机伶的，不看热闹，抢先报到上房。

螺蛳太太一听吓了一跳。原来胡家为了红顶子，花了好大的气力，胡雪岩本身是道员加按察使衔，三品顶戴蓝顶子；倘或胡雪岩肯做官，放一任实缺的道员，左宗棠保他加布政使的衔，是一定办得到的事，无奈胡雪岩只能做一个“官商”，如果真的“商而优则官”，必须“弃商从官”，不但“做此官，行此礼”，胡雪岩受不了那种拘束，而且也决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官。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有自知之明，凡是爱护他的，亦莫不认为胡雪岩要是真的去做官，便是舍长就短，最为不智。

因为如此，要摆官派，只有拿钱来做官；本身捐官有限制，到三品便是“官居极品”，但父母的荣衔，却是花钱可以买体面的，十余年来每逢水旱灾荒，胡雪岩总是用胡老太太的名义，捐银、捐米、捐棉衣、捐药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一品夫人”的封典，胡雪岩“子以母贵”，也能戴红顶子了。

红顶子是如此珍贵，在螺蛳太太的记忆中，红顶子的文武大员登门拜访，没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事先得到信息，如何迎接、如何款待、如何打发从人，都要好几天筹划，临时郑重将事。像这样突然来了个红顶子的武官，自然要吓了一跳，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胡雪岩却是司空见惯的，高乐山又是熟人，不防从容以礼款接。当下先交代了螺蛳太太一番，换了官服到花厅相见。

一个称“雪翁”，一个称“高军门”，平礼相见，又到走廊上

向高乐山的从人，请教了姓氏，寒暄了一阵，另外派人接待，然后说道：“请换便衣吧！”

话刚说完，已有一名听差，捧着衣包，进屋伺候——官场酬酢，公服相见是礼；便衣欢叙是情，但总是客人忖度与主人的交情，预料有此需要，自己命跟班随带衣包，像这样由主人供应便衣的情形，高乐山不但是第一次经验，而且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想到胡雪岩以豪阔出名，那么类此举动，自亦无足为奇。当下说道：“雪翁亦请进去换衣服吧！”

“是，是，换了衣服细谈。”

等胡雪岩换了衣服出来，只见高乐山已穿上簇新的一身铁灰的绉夹袍、上套珊瑚扣的贡缎马褂；头上一顶红结子的青缎小帽，而且刚洗了脸，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衣服倒还合身？”

“多谢，多谢。比我自己叫裁缝来现制还要好。我也不客气了，雪翁，多谢，多谢！”说着高乐山又连连拱手。

“左大人精神还好吧？”

听这一说，高乐山的笑容慢慢收敛，“差得多了。”他说：“眼力大不如前，毛病不轻。”

“请医生看了没有呢？”

“请了。”高乐山答说：“看也白看！医生要他不看公事，不看书，闭上眼睛静养。雪翁，你想他老人家办得到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也说不上来。左眼上了翳，右面的一只迎风流泪。”

“会不会失明？”

“难说。”

“我荐一个医生。”胡雪岩说：“跟了高军门一起去。”

“是。”高乐山这时才将左宗棠的信拿了出来。

信上写的很简单，只说越南军情紧急，奉旨南北洋的防务均须上紧筹划，并须派兵援越，因而请胡雪岩抽工夫到江宁一晤。至于其他细节，可以面问高乐山。

胡雪岩心想，这少不得又是筹械筹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并未受两江总督衙门的任何委任，倘须效劳，纯粹是私人关系。这一层不妨先向高乐山说明白。

“高军门晓得的，左大人说啥就是啥，我只有‘遵办’二字。不过，江宁不是陕甘，恐怕有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是的。”高乐山答道：“左大人亦说了，江宁有江宁的人，胡某替我办事，完全是交情；论到公事，转运局是西征的转运局，我只有跟他商量，不能下札子。这就是要请雪翁当面去谈的缘故。”

“喔，不晓得要谈点啥？”胡雪岩问：“是钱，是械？”

“是枪械。”

“嗯，嗯。”胡雪岩稍稍放了些心，“不谈钱，事情总还好办。”

“雪翁预备哪天动身？”

“这还要跟内人商量起来看。”胡雪岩率直回答，他所说的“内人”，自然是指螺蛳太太。接下来又问：“左大人预备派哪位到广西？”

“是王大人。”

“王大人？”胡雪岩一时想不起来，左宗棠手下有哪个姓王的大将。

“是王闳帅。”

“喔，是他。”

原来高乐山指的是王德榜。他跟高乐山一样，有个很雅致的别号叫阆青，是湖南永州府江华县人。这个偏僻小县，从古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出色的人物，但王德榜在湘军中却是别具一格，颇有可称的宿将。

此人在咸丰初年，毁家练乡团，保卫家乡颇有劳绩。后来援江西有功，早在咸丰七年，便叙文职“州同”，改隶左宗棠部下后，数建奇功，是有名的悍将，赐号“锐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同治四年积功升至藩司，从左宗棠征新疆，功劳不在刘松山叔侄之下，但始终不得意，藩司虚衔领了七八年，始终不能补实缺。

原来王德榜是个老粗，当他升藩司奉召入觐时，语言粗鄙，加以满口乡音，两宫太后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而名为藩司，当的却是总兵的职司。光绪元年丁忧回籍，六年再赴新疆，不久左宗棠晋京入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亲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他的部下兴修畿辅水利，挑泥浚河，做的是苦工而毫无怨言，因而亦颇得醇亲王赏识。

左宗棠当然深知他的长处，但他的短处实在也不少，只能为将，不能做官。这回彭玉麟向左宗棠求援，他想起王德榜，认为可以尽其所长，因而奏请赴援两广，归彭玉麟节制，并答应接济军械，找胡雪岩去，便是商量这件事。

了解了经过情形，胡雪岩心里有数了，“高军门，”他说，“你在这里玩两天，我跟内人商量好了，或许可以一起走。”

“如果雪翁一起走，我当然要等；不然，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左大人的性子，你知道的。”